

清詩話三編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錢仲聯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清詩話三編

清園



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六冊目次

出戍詩話	袁潔	三七九五
達觀堂詩話	張晉本	三八五五
見星廬館閣詩話	林聯桂	四〇一九
耐冷潭	宋咸熙	四〇四七
憨齋詩話	馬桐芳	四二六三
石樓詩話	孫煦	四三二三
念堂詩話	崔旭	四三八五
讀杜韓筆記	李黼平	四四五三
六義郭郭	沈道寬	四四八七

出 戌 詩 話

出戍詩話提要

出戍詩話四卷，據道光初刊巾箱本點校。撰者袁潔，生平見蠡莊詩話提要。

按袁潔道光二年緣事謫戍烏魯木齊，次年春由濟南起程，途經豫、秦、甘肅，出嘉峪關後，繼沿哈密、巴里坤、古城（今奇台）一路西行，而於冬杪抵烏，再轉至謫戍地昌吉。六年戍滿，又由原路返歸，七年春始抵原籍。前後四年餘，所歷大漠風光、邊地習俗，迥異中原，誠所謂「未能讀萬卷書，轉得行萬里路，不可謂非平生之幸也」（自序）。沿途吟哦采風，每至一地，投贈、酬唱之役不斷，往往經旬累月而後行。詩話詳記始末，大抵前兩卷記去程，後兩卷記返程，西域風雅之接於中原，竟得盡錄於筆底，轉較其蠡莊詩話爲有特色，亦爲隨園詩話、梧門詩話等所不及，而差與此前紀昀之烏魯木齊雜詩同題異趣。

目 録

自序	三八〇一
卷一	三八〇三
卷二	三八一六
卷三	三八三〇
卷四	三八四二

自序

余曩梓蠡莊詩話十卷，頗爲友人所謬許，業已不脛而走矣。連年浪迹江湖，薄遊燕市，小住淀津，采輯近人之詩，幾溢行篋。方擬續梓之，以公同好，壬午夏，緣事謫烏魯木齊。行李倉皇，牘幅零箋，束之高閣而已。顧是役也，由齊魯而豫，而秦，而伊涼，而蒲海，而輪臺，風沙朔漠，豁目盪胸。竊念服官以來，奔走饑驅，學殖荒落，未能讀萬卷書，轉得行萬里路，不可謂非平生之幸也。爰就整裝之日始，記事，記人，記地，偶有吟哦及友朋投贈佳句，隨時登入，仍以詩話名之。至蠡莊詩話，續諸異日可耳。時道光二年中秋節，蠡莊主人袁潔識。

出戍詩話卷一

玉堂居士誌

歸安葉芸潭先生紹本都轉長蘆，宏獎風流，延訪名士，與鹺商郭君小陶以詩常相接見。小陶，余同譜至交也。先生每見之，必詢余踪迹。小陶偶誦余舊作一二聯，先生擊節歎賞，以爲才人之筆。壬午四月杪，囑小陶馳書招余。人至三日後，而訟累起矣。余偶感詩云：「孤負憐才葉都轉，津門剛到尺書招。」亦可見文字因緣，見面遲速，有數存乎其間矣。旋於友人處讀先生詩集，格律醇正，且溫厚和平，深得風人之旨。其中五律如涿州云：「嚴城當赤緊，車馬萬方通。寺古簷棲鴿，橋長石跨虹。野塘荷葉雨，官路柳絲風。却望西山近，層嵐翠掃空。」七律如登報恩寺塔云：「高標雄建斗杓旁，佳日登臨俯大荒。千里山川同漠漠，一身湖海正茫茫。晴空樹色連江表，終古鈴聲語夕陽。我欲臨風呵畫壁，排雲直恐近天閭。」茗溪道中云：「水光吞月小，霜氣逼星明。」春日泛舟云：「十里桃花林外鳥，一堤芳草水邊人。」夜渡鶯脰湖云：「重露滴船涼勝雨，暝雲壓岸遠疑山。」聞友人罷官云：「樽前竟爲添蛇誤，塞上誰知失馬因。」

小陶名汝驄，山西人。待銓別駕。性嗜詩，每遇詩人，必推誠相待。其爲詩清新俊逸，不染塵氛，直一代雋才也。辛巳秋，余客天津，一見成莫逆交。別後寄詩甚夥，有句云：「天涯多少金蘭契，數到蠡莊讓一籌。」其傾心如此。猶憶余去津門時，小陶贈別詩云：「高懷雅抱天邊月，短髮還驚塞外

霜。」「天邊」「塞外」，當時以爲不切，今竟有烏魯木齊之行，詩能成識，信然。

余素性颯爽，輕於然諾，朋友咸知。曩以從幕友何隣泉之請，偶爲落筆，致罹於訟，亦數定也。余自朝至暮，徘徊公廨，饑火如焚。得句云：「也似官衙聽鼓來，傳宣無信鎮疑猜。」詩未成，呼之使入，遂中止。

余在歷城署中，得七律三十首，名之曰蝸盧吟。錄其一云：「滄桑變態本無端，斗室如棲枳棘鸞。相馬何人空北冀，亡羊有客盡南冠。世間傀儡留真相，天外波濤湧急湍。笑煞化工成底事，忙忙鎮日走雙丸。」又云：「從來湖海飄零易，大抵英雄患難多。」又云：「平時只道居官好，今日方知聽訟難。」又云：「從今不震騷壇鼓，學到庸庸福恐遲。」又云：「嬌羞不是如花女，萬喚千呼總未應。」

相士謂余爲猴精轉世。適將戍塞外，或戲余曰：「君可謂孫悟空往西天取經矣。」余即題畫蒲桃云：「當年曾作幻形人，火眼金睛本相真。到底西天還有分，五行山下會翻身。」觔斗雲高任我遊，羣妖處處識猿猴。而今要取真經去，佛法無邊在擔頭。」豪氣峻嶒薄九霄，靈山有路不嫌遙。老猿自問無他術，仗着山僧棒一條。」毫毛十萬有餘千，拔下誰將變化傳。一縷毫毛珠一粒，變來變去一般圓。」

旁妻乙意蘭，工製像生花卉，亦解吟咏。余將行，意蘭爲剪雙雞，題詩云：「何妨雌伏忽雄飛，裁剪雙雞寓意微。有志四方男子事，要郎早日策征騑。」余亦題云：「塒堞原來任所栖，飯鐘無那聽闌黎。憚機斷尾千秋恨，若大雄雞不敢啼。」

「三年便許朝金闕，萬里何辭出玉門」，嚴海珊句也。浙江呂九芸時客歷下，仿其意送余云：「男

兒豪氣別離輕，匹馬何妨萬里行。幾處棠陰餘頌禱，三年瓜代亦功名。玉關秋老添詩話，銅漏宵涼笑宦情。把袂太遲分袂速，吟魂猶自繞先生。九芸名善報，候銓刑部司理。著六紅詩話，梓有九芸詩畧一小冊，多佳句可采。

一時送行之作甚多，如李笠厓庭芬云：「數去難消書畫癖，看來還是友朋真。」又云：「寄語男兒應自健，東山原不負蒼生。」彭雲峰兆麟云：「海內久聞三絕士，邊疆新得一才人。」又云：「子細吟鞭休浪擲，雞林紙比洛陽昂。」范伯野垌云：「多少詩人出玉門，如何此事亦推袁。」原注云：「蔣伯生明府、汪夢巖刺史、袁玉堂明府，皆山左之以詩著名者。今相繼遠戍，可謂並張旗鼓矣。」伯野之詩，較諸君尤爲諧謔。然非鋪張之詞，即慰藉之語，總不如張伯良太守杰七古一章，以責備勸勉爲主，咎其已往，望其將來，既見朋友忠告之心，亦得詩人溫厚之旨。詩太長，未能全錄，錄其起句云：「昨日作詩送范五，今朝作詩送袁虎。二子均擅撾天才，一令燕山一令魯。」中間云：「吾輩豈復患無才，正爲才多將禍賈。」結句云：「男兒立志事四方，萬里猶如在牖戶。豈效尋常兒女情，但到臨歧泣如雨。」將送行套語一掃而空之，真傑作也。其夫人丁夢仙女史有用香山出守杭州初出城原韻五古一章，佳句云：「既覺昨日非，會有回時路。」

吳人顧燦，素不識面，聞余事，仗劍來投，欲從出關。投詩有句云：「欲躍龍門長聲價，甘從虎穴負囊書。」朱春樵明府奕勳有詩美之云：「瘦怯書生喜壯遊，玉門關外唱涼州。此君自有真豪氣，萬里西風一劍秋。」

蕪湖王愚泉潤，年少工詩，有和余蝸廬吟及送行詩多首。錄其二云：「忽向天涯賦遠征，征驂未駕問歸程。胸無城府神偏暇，筆走龍蛇氣不平。億萬人中曾幟樹，七千里外早心傾。此行更得青山助，多少新詩入品評。」

余事定後，琦中丞謂余曰：「汝如此學問，如此手筆，若作幕友，當值一千二百兩。」並於寮屬謁見時，逢人說項，是執法之中仍寓憐才之意，藹然古大臣休休有容氣度。余雖萬里遠戍，而知己之感，時切於中。蝸廬吟有句云：「駒當轅下敢言才，感極生慚轉自猜。」即謂此也。曹米菴二尹應旭贈詩云：「袁絲豪邁本超羣，筆墨輕於擘絮雲。畢竟憐才嚴僕射，杜陵千載孰如君。」

米菴性耽詩酒，吐屬談諧，有東方曼倩之風。又有送余一律云：「羌笛聲聲莫暗催，一行寬大詔書來。共言自侮招人侮，始信生才又忌才。萬里艱辛詩世界，半生灑脫禍胚胎。願君惜墨如金貴，五色雲箋漫剪裁。」規戒之意，亦若張伯良太守矣。

濟南廣文于泉南書佃，狀貌古樸。工於書法，其蒼勁處，直入晉人之室，一時寶之。余將行，泉南書楹句見貽云：「捨却半邊存佛性，留將一點作仙胎。」

余有留別同人七律四章，已另梓矣。一時和之者，以孫少迂明府銓之詩爲最穩洽，錄其二云：「憑將詩話策詩動，客舍愁多似酒醺。莫羨元瑜能橐筆，却憐王粲又從軍。九秋雁迹迷邊草，萬里龍沙卷塞雲。指點榆關星歷歷，不堪回首對斜曛。」明湖賦別兩悽然，衰柳依依思渺綿。書筴南樓成昨夢，蒲桃西域證前緣。春風隔嶺歸何日，夜雨聯床憶昔年。原注：曩與令兄艾軒論交最深，因得與玉堂結契。

今由京都至山左，屈指三十年矣。望切賜環承異命，平陵月色幾回圓。」他如李笠厓云：「板屋閒居遊足遠，萊衣罷舞客身輕。」余弟子朱霞城錦標云：「未必目真空一世，直教筆可掃千軍。」皆佳句也。

梅兒，賈姓，長清十三齡童子也。欲從余出關，爲母阻，不果行。持灰鼠一個贈余，以作煖手之用。金壇于三友宗浩詩云：「幾生修得到袁絲，真個人間婦孺知。嶺上梅花春到早，一心要傍最高枝。」薑芽老手骨原清，煖手貽來壯此行。萬幅吳綾塗未了，朔風珍重護先生。」

吾淮邱北泉少府大觀，少時隨尊甫楚莊先生牧平度州，凡十餘年，留心申、韓會計之學。後遂遊幕山左，辦事詳細，古道熱腸。聞余將之塞外，北泉時客高苑，以白鏹一襲，馳寄省垣。余致書稱謝，北泉答書曰：「如先生者，可以毀家以報，況區區身外物耶！」並贈七古一章，一氣流轉，清光大來，中間云：「只今先生戍遠方，多少騷人爭執轡。獨我橐筆愧依人，翹首雲天難奮翅。湖干昨夜秋風起，想見匆匆戒行李。雁足東來書遞傳，馬首西瞻情曷已。」

常州鄒丹泉滙精歧黃之術，人尤溫雅。有贈余七律二章，起四句云：「三絕才名震大東，一朝遠別悵秋風。沉淪不久豐城劍，得失何關塞上翁。」餘亦穩貼。傳聞濟南曾有請訖問母病者，訖書曰：「欲得安然，須問丹泉。」遂訪延鄒丹泉往診之，疾果愈。醫名從此大噪，事亦奇矣。

慶雲詩人崔曉林孝廉旭，余蠡莊詩話中曾梓其佳句數聯。曉林由滄州寄七律一首送余云：「意外風波覆手間，仙才真悔落塵寰。事於奴輩輕金諾，天遣詩人出玉關。宦橐空餘三寸管，邊程應過萬重山。貧交至此全無用，但祝皇恩早賜環。」猶憶辛巳秋，余過滄州，曉林時在潘雲留刺史幕中，屢相

接見，投贈甚多。有「林泉知己少，淮海異人多」之句。曉林又出所著念堂詩草質之余，余取其歎壺五古一首。曉林曰：「旭曩以詩質張船山先生，船山取歎壺一首。今君所取亦然，可謂高人所見，大畧相同矣。」其詩云：「制器奪天工，陶人巧合土。形類塞口瓶，狀侔細腰鼓。銳上長比檠，豐下圓如鬴。豕腹脹且團，鵝項直難俯。頂疑混沌鑿，心訝比干剖。有如藕出泥，中斷竅可數。又若剥蓮蓬，子抽空見腑。孔露蜂仰窠，穴攢蟻開戶。一口能翕受，衆竅恣噴吐。欹器注方盈，漏卮洩難杜。盛夏天氣熱，赤日燒園圃。花苗旱欲枯，蔬芽屈未努。舉瓢猛易傷，抱甕拙尤苦。園丁撻水來，持柄爲酌取。滿腹貯清泉，覆手成甘雨。高傾細濺珠，密灑膩潑乳。挹注桶兩三，沾濡畦四五。坐看醍醐灌，頓使沉疴愈。參差掩映間，新綠爭媚嫵。膏澤天縱屯，造化器能補。俯仰暫隨人，出納終自主。勺合不自私，盆盎羞爲伍。功成身且退，待用澤仍普。此物足珍重，圖形續博古。」

曲阜孔峻峰孝廉昭辰，任長蘆大使，乃郎憲，字秉齋，年十四，聰穎能詩，兼工石刻繪事。從余學畫蒲桃十餘日，而得其妙。余寄溫東川孝廉詩云：「更有移情事，蒲桃得替人。」即謂秉齋也。余將行，秉齋寄詩云：「聞道先生行萬里，不禁孺子泪千行。」其兄憲階亦能詩，有送余五律二章。

余罷官以後，不但金盡，而且裘敝。王璞夫明府士銘慮余單寒，以所藏狐裘一襲見贈，爲長途禦寒之具。情殊可感。余答以二律，有句云：「添溫如挾三軍纊，戴德常銘萬里心。從此玉門關外路，單車不怕曉寒侵。」日照尹唐紫峰慧吟有寄和七律四首，錄其數句云：「東綰曾記建奇勳，未飲葡萄酒亦醺。空有雄心藏萬甲，誰憐大筆掃千軍。」